

# 琳珍的世界

杜比亞

## 第六章

### (一)

自太平洋戰爭發生後，民國三十二年的秋天，日本在太平洋戰爭日漸惡化，爲了加強對中國國軍的壓迫，策定核心攻勢，因而急於奪取我國湘西要衝常德地區，目地是要毀滅我國得以繼續作戰的能力、窺測我們西南實力。

九月下旬，日軍11軍團，集結五個師團，共約三萬人、野山砲三十餘門，圍攻常德。

當時57師八千餘官兵固守常德。

74軍軍長王耀武駐地桃園，很了解57師的171團在杜卓九的指揮下，是一個忠勇善戰的部隊，乃指令師長金承晚，並直命171團堅守常德。

十一月十八日起，外圍開始戰鬥。

171團守備河湫點，與日軍激戰。後受命擔任大東門至大西門、小西門、大北門的守備。

二十四日十七時，日軍八百餘人，在砲火毒氣轟擊、煙木幕的掩護，偷襲沅水，第七連雖擊沉敵船六艘，但七連排長受傷、機三連排長唐國棟及全排士兵都壯烈成仁。此時日軍再強渡過江，除四百餘人由東南城角攀登城樓占得樓房外，並有百餘人竄入城內沅清街附近，與張照普營長帶領的第三營發生巷戰，卓九見情況緊張，親身與第二連宋家和連長，在大南門城樓前指揮。

在緊迫的情況下，卓九鎮定如常，他下令：「水星樓西南側由第一排緊密逆襲，堵截缺口，手榴彈組、火攻組攻入敵人佔領的樓房，實行爆炸、火攻，甚至刀刃搏殺！」

卓九更令張照普：「全力堵截敵人缺口，封鎖巷道，佔領堅固高大房屋，阻止敵人向外擴張，要將竄入敵人緊縮包圍，再痛加殲滅！」

「是！」張照普銜命而去！

這時，第七連連長王劍強率未傷亡的弟兄，成爲敢死隊。

「王排長，」卓九對這個王小伙叔叔的年輕排長下令：「你由東向西進入日本鬼子竄入的房屋，以火夾擊。」

「是！」王排長立刻帶著七個弟兄，一箇掩護一個，見機進入房屋，跟敵人免不了有一陣短兵相見。

劍強連長殺得眼紅，連自己右肩受傷都不知道。

「報告排長，你掛彩了！」弟兄驚訝。

「沒關係，不把鬼子殺光不罷手！」

另一方面，第九連宋維鈞連長，率兩個排以手榴彈集投，一邊快速火攻，見到日兵，又是一場刀刃肉搏。

卓九一刻也不得休閒，親臨指揮，只要有機會，除立予嘉勉鼓舞外，並不時喊著：「有我無敵，有敵無我！」、「殺光甕中之鱉的日本鬼子！」二十五日下午，日軍全被殲滅，常德城垣水星樓之戰，算是暫告休止。

總計虜獲日兵八名、重機關槍七挺、輕機關槍二十四挺、步槍一百八十餘枝、其餘軍用品無數。

次日，171團改守北門，與169團第一營殘兵轉入城內。

日軍約五百餘名，借毒氣及砲火於晨八時左右向賈家巷猛攻，卓九派三連連長殷惠仁堅固陣地，直至下午，日軍無法得逞半步，又加派三百餘人，更以飛機輪迴低空轟炸，殷排長等戰至只剩八人，依然力敵不懈。

「現在只有一顆手榴彈了，」殷排長對僅餘的一名士兵說：「殺一個是一個！」

殷排長爲國犧牲了。  
敵軍依然密集以砲火攻擊、毒氣摧淚。儘管八

次猛撲，依然抵不過弟兄的堅固守衛，但日軍誓必奪得，更形積極，日軍的戰略如下：增兵激戰、砲火轟擊、傷亡不斷、進擊稍懈。

當然，171團的弟兄們更是抱著必死的精神，奮力殺敵。

接著的好幾天，直到十一月底，日以繼夜，戰鬥未稍間斷。殉國的官兵也不斷增加。

十二月一日，常德城內外的敵軍，有增無減，城內房屋，十之八九悉成焦土。卓九跟弟兄們僅憑少數殘破堡壘、傾頹房屋的據點，死守苦撐。

接著的好幾天情況就像一個轉動的圓圈：苦守陣地、突圍、衝鋒、在敵人的強烈炮火中犧牲、奮戰、敵暫退、休息——。

七日，卓九奉師長命，率隊協助沅水南岸友軍繼續向常德城進擊。

「我們要以必死的決心打勝這一次戰爭，」卓九對挑出的八十多名弟兄說：「各位跟11師32團弟兄集合，由德山碼頭渡江，進行核心攻擊！」

卓九指示完，弟兄們立即行動。

直到十一日，弟兄們才跟留置的殘隊內應外合，將敵軍來個夾擊進攻。將陣勢擺好，咬著牙，誓死做生死戰。

天亮了，新的一天來到。

城內的日軍完全殲滅。歷經二十九天的常德會戰結束。

卓九一方面欣慰打敗了敵人，但另一方面也心痛難過，因為57師在此次戰役，官兵可說犧牲殆盡，殘員僅餘三百餘名。

卓九身心疲憊，尤其痛心犧牲的弟兄們，但他也知道唯有痛定思痛。從新訓練，不但需要充實兵源，基本幹部也得從頭開始。

他跟琳珍已很久沒有見面，現在好不容易才有一點時間跟妻兒見面。兩個兒子，盡管會喊爸爸了，但感覺上跟他並不親，許是見面的時間太少了。琳珍的不言不怨，更令他心底激起虧疚。

但國難未消，談何兒女私情？

琳珍愈是不說什麼，卓九愈是心不安，但又是無可奈何！

三月天，又是百花齊放的時候，卓九已將連長級以上人選全排安當，由其他友軍派來的士兵，亦陸續到達，開始統一訓練。

卓九忙於訓練新兵，依然抽空給琳珍寫了封信：

卓九琳珍愛妻如晤：

前次回家，見到妳跟泰兒、岳兒，心中甚有感覺。

妳能不嫌我終日在戰場賣命，讓我感到欣慰，但也心有內疚，不能陪著妻兒，雖是國難當頭不得不為的結果，但畢竟是讓人引為憾事。

敵人一日不滅，我們就一日不能平靜過日子了。

農曆春節即將來臨，我因繁事在身，恐無法返家，想妳能夠諒解。

祝好  
孩子們都好

卓九

民國三十三年，農曆甲申年，是猴年。

對整個中國人來說，抗日已進入第七年了。不管在淪陷區，還是在自由地區，中國人是忘不了農

曆年的。

日子再苦，年要過。對琳珍來說，以前當小姐時，日子無憂無慮，年來了，有新衣、有吃的，什麼也不用煩心。

結婚後，跟著卓九組成家庭，她從沒有為家事操心，身邊一直有勤務兵、副官掌理一切。買菜、煮飯、打掃、洗衣、帶孩子等全有人。

她做的事怕只有洗自己的貼身衣物。

泰兒、岳兒都由王小伙帶，好像跟她都不太親。孩子看不到她，頂多問一句：「姆媽到那兒去了？」但是看不到王小伙，那可不一樣，會一直喊著：「我要王王！我要王王！」

只有一點，她很在意。當她的兒子有那裡不舒服，她可專心照顧得無微不至，遇到孩子發燒，她能整夜無眠無休，細心照拂。

至於家用，她完全不經手，也不操心。卓九的薪金有多少？每月的糧補有多少？每日的支出是少？菜市場在那？豬肉多少錢一斤？一概不知。

這還不打緊，連每月的房租是多少，也不聞不

問。

說到房租，得從頭說起。卓九決定在衡陽建房的本意，是希望將岳父一家人由岳陽淪陷區接出來，讓他做個生意。財務官楊波不但在房屋建築時監工，而且將一切設備都準備妥當。

但是吳山害怕，搬到霞柳寺，誰知他卻死在這裡，才四十出頭。

生意做不成，楊波跟卓九報告決定將房子出租。

樓上有三間房，琳珍跟岳生住一間，另兩間分別租給同為開工廠的李先生夫婦跟朱先生夫婦，每月150元；樓下的店面租給蘇副師長夫婦，師長是雲南人，經年不在家，太太蘇州人，一個月200元；後面住的楊波夫婦，帶著女兒楊芬。另兩間小房間租給在碼頭作工的兩位工人，每人120元。王小伙帶著泰生睡在樓梯下的一個空處。

算算看，一個月可以拿740元的房租，對琳珍來說，應該是筆不錯的收入。因為卓九身為團長一個月薪金只有180元，約是房租的四分之一。王小伙

為中士，每月有16元。當時一塊錢可以買五斤半豬肉，錢滿當用的。

房租完全由見祥收取。由三十二年九月開始，房子陸續租出去，不出兩個月，全部租出去了，也就是說，將近七個月的房租，都交到見祥的手裡。因為小伙種的菜夠吃，他除了買些豆腐、豆干、醬油、鹽巴、豬油等，幾乎不買其他什麼東西。

雖在戰時，一般物價還算便宜，琳珍跟兩個孩子的伙食費，一個月最多不會超過五十元，也就是說，最保守的估計，740元的房租可以剩700元。

這700元當然應該給琳珍。

事實上，琳珍一毛錢也沒拿到，所有的租金，全進了見祥的口袋。

這件說起來不可思議的狀況，分析起來是這樣的：琳珍對金錢沒有概念，對她而言，儘管知道五塊錢比三塊錢多，但她認為價值一樣，只是「錢」而已。同時，她不認為錢多，能滿足她什麼，因為她不認為錢有什麼好處。此外，她從沒有管過家計，不但不知道一斤豬肉值多少錢，而且也不知道

該如何花錢。

因此，房子是卓九的，餘房租給了別人，也知道房租是由見祥收取，但她一直沒有問過房子租金到底有多少？見祥收的錢到了那？她不關心，也不過問。

她是一個不要錢的傻瓜？

她當然不是傻瓜，只是不要錢而已，智商正常得很。

農曆年到，再不管家事的琳珍，也知道該買些年菜，給兒子買套新衣。卓九忙於訓練，不能回家，自己跟兒子總要過年吧！

「小伙，」她對王小伙說：「快過年了，多買幾肉，買些魚——」

「太太——」王小伙說不出口。

「怎麼啦！」

「沒有錢啦！」

小伙是個忠實、肯吃苦的年輕人。他幾乎包管一切的事：一早，他到屋後下方的河裡挑水，除了

自家的，還包掛幾家房客的，雖然房客一家一個月給他一塊錢，但天天挑十幾擔水，可不是輕鬆的活兒。挑完水，開始做飯，雖然自己種了不少菜：青菜、蘿蔔、茄子等吃不完，只有豆腐、豆干、豆芽這些菜，才要見祥到街上買。

說起來也很奇怪，這兒的地不必施肥、只要兩、三天澆澆水，種的菜都長得很好。不但夠琳珍、楊太太吃，還可以供給房客李太太、朱太太等。

琳珍對見祥既無好感，也沒什麼惡感，不過認為他是卓九的一個鄉親晚輩。她知道見祥在城裡，做著一個小生意，她也沒有過問他。每月的房租，她也沒有問過，說老實話，她壓根兒沒想到這些錢該如何用？該給誰？

但事實上，她沒有錢買年菜！該怎麼辦呢？

她是一點辦法也沒有。更糟糕的是，見祥已在年前十天向她表明好久沒回棗陽了，想要回家一趟！

琳珍二話也不說，就讓他離開回棗陽。當然，

所有的房租全帶走了。而卓九的軍餉已三個月沒交給她，她身上沒有一塊錢。

沒辦法，只有向街頭的李四爹借了兩百元過年

了。  
這位李四爹，琳珍在家鄉時，並不認識這位鄉親。說來也算是種機緣，有次琳珍跟宏嫂逛市集，遇到一個十多歲的男娃仔，說的一口岳陽話，就跟他聊起來。這才知道黃茶嶺住了好幾家岳陽人，因而認識了以賣米爲生的李四爹，更巧的是他的女兒李雁秋，還跟琅珍年齡相當，也在子弟學校上學。

這可是琳珍第一次向人借錢。借來的錢全給了小伙，買春節應景的物品、年菜。

其實當時大家都過著苦日子，平時一天只吃兩餐，全是自己種的幾樣蔬菜，想要吃點魚肉，就要到年節了。

楊波嫂說得對：「大家現在都還是一樣過苦日子！國家有難嘛！我養了一隻紅臉番鴨，長得滿大的，宰了當年菜，再叫小伙買點豬肉來，我來做獅子頭，給大家嚐嚐。」

楊波嫂個兒高高的，江蘇鹽城人，嗓門大，一口江北的口音透出熱忱。她先生楊波是卓九的財物官，黃茶嶺的房子，就是由他監督完成的。不幸的是常德會戰時，在一次出擊時溺斃於河中，留下楊嫂跟楊芬這對寡母孤女。

自從楊波陣亡後，琳珍幾乎沒有見過楊嫂在人面前掉過淚，但明白她內心充滿著痛。

琳珍不能想像一但她和孩子失去卓九，她會變成什麼樣子。

楊嫂大琳珍近十歲，對琳珍很照顧。楊芬雖只大泰生兩歲，像姐姐一樣帶著泰生玩。沒有玩具，就把小伙從河裡檢來的石頭，搬過來擺過去，玩得

不亦樂乎。  
「楊姐，說故事！」泰生總會在玩後，請楊芬說故事。才五歲的小楊芬，腦裡也裝沒幾個故事，但她總煞有其事地說些只有她跟泰生聽得懂的故事。

錢借來了，過年該買的都買了一些。本要買米

的，但小伙認為可以到辦事處借米。

辦事處處長是新來的趙汝漢，胖胖的山東人，太太是高瘦的漢口小姐。

小伙原定借200斤，雇條小船順水而下，正好水運回到家。誰知到了辦事處，趙處長不在，趙太太收了借條後說：「只能借100斤！」。

「100斤就100斤吧！」王小伙說完，想到條子上寫著是借200斤，如果只拿100斤，那另100斤，不是進了她的口袋？

「對不起，」小伙面對這個高瘦的處長太太說：「既然只能借100斤，我得把借條改改！」

小伙將借條拿回來，請人將200斤改為100斤，再向趙太太借了100斤米。

趙太太的如意算盤失靈，恨得牙癢癢的。她死命瞪了小伙一眼。

王小伙心想，只借到100斤米，再雇船運送，就划不來了，決定自己挑回黃茶嶺。到家時已經月上樹梢了。

年初二，見明來了，是由常德來的。常德會戰打得如火如荼，但他可沒受到驚嚇，因為他沒上戰場，在那兒呢？只有他知道。

常德會戰後，卓九忙著整編、訓練，沒時間，也沒心思回家過年。見明這時出現在卓九面前，不好說要回家鄉棗陽，只好向卓九報告，想去黃茶嶺看看「嬭」。

卓九趁便要見明帶五十元回去給琳珍。這點錢可是卓九想盡辦法湊合的。作戰時不可能帶著錢，而他又是個從不把錢放在心上的人。

見明買了兩斤臘肉、一斤豬肉，一罐豬油，花不到五塊。見了琳珍卻說：「嬭，九叔帶給妳二十塊！」

琳珍接過錢，也沒問為何只有二十？見他帶來臘肉、豬肉、豬油，想他也花了不少錢，就不問他什麼了。

就這樣，見明輕易污了二十多塊。他是一塊錢都要的。

(一)

琳珍不知怎麼的，突然想起身在淪陷區的媽媽。

她已將爹爹、妹妹接出來，爹爹且已死於客鄉。她不知這場戰爭會打到什麼時候，把媽媽跟弟弟留在岳陽淪陷區，實在不孝。於是，她趁著永宏哥回來黃茶嶺，聽他表示想回岳陽時，琳珍就請他將媽媽跟弟弟帶出來。

這件事其實不是她的一己之見，以前卓九就有將爹爹全家接出來的想法，是媽媽那時不同意，這件事才沒有積極進行。

永宏很快的把步蘭、中郎、瑋珍帶來了。中郎已六歲，瑋珍跟泰生同年，很好哭，幾乎每天都會莫名其妙地哭幾次，哭得人心煩。

琳珍不喜歡這個么妹，步蘭也很後悔年紀一大把還生這麼一個女兒。但生下來也只能把她帶大。

步蘭帶著中郎、瑋珍跟琳珍到霞流寺，吳山的

墓地祭拜。望著葬在外地的先生墓塚，步蘭的淚水像崩的堤，流個不停。琳珍不知該如何勸媽媽，只能喃喃說：「不要哭啦！不要哭啦！」

她牽著第一次才見面的么妹站著，中郎跟步蘭跪在墳前。她看著媽媽，心裡自有一份哀傷，但她流不出淚來。

步蘭希望將來戰亂結束，將爹爹遺體移回家鄉，畢竟落葉歸根是中國人信守的觀念。

氣溫一天天升高，戰事也日益緊張，衡陽的局勢非常吃緊，上面命令眷屬撤離黃茶嶺。

小伙趕緊打包，現在除了琳珍母子三人外，還多了媽媽、中郎、瑋珍三個人。雖然多了見明、見祥幫忙，但是也夠累人的。

依指示眷屬要往南走，雖然部份路段可坐火車，但想要順利登上火車，真是一件不簡單的事。什麼時候有車都不知道，只好在火車站附近傻等；好不容易有火車了，擠不擠得上去又是問題。

琳珍這一家，不是老就是小，琳珍只有二十三

歲，但她既不能挑，又不能措，不叫別人照顧已不錯了。

這時，楊嫂叔叔楊擇名調派到子弟小學作副官，她決定隨小叔去當舍監。

這些日子來，楊嫂母女倆跟琳珍建立了感情，一旦要離開，自是一難分難捨。

楊芬牽著泰生的小手說：「別難過，等我聽過更多的故事後，我一定再講給你聽！」

泰生含著淚，跟芬姐打手勾勾說：「不許騙人喔！」

一夥人，好不容易依照命令，走到上級交待可以居住的白雅寺，看到的只是一處上無片瓦的廢墟，根本無法住宿，只好擠上開往廣西興安的火車。

在興安勉強找到一間民宿。在間大堂屋裡用門板擺了四張床：琳珍帶著岳生一張、步蘭帶著瑋珍一張、張副官太帶大寶、小娟一張，琅珍跟中郎一張；小伙帶著泰生，見明、見祥則打地鋪睡在門

口。

七月天的熱天。那兒覺得涼，就睡在那兒。就這樣住了一個多月。

見明、見祥兩兄弟每天腦子想的是錢，對琳珍說：「嬸，現在也沒啥事了，我們弟兄倆去做做生意，賺兩個錢！」

「你們預備做什麼？」琳珍問。

「油餅！」

就這樣，兩兄弟做生意賺錢去了。

炎夏使人懶散，但阻止不了日軍的侵虐，戰事依然進行著，成千上萬的百姓，帶著身邊的財物往南移動。

小小的興安變得熱鬧極了。琳珍、步蘭跟四個孩子，跟大部分老百姓一樣，每天淡茶租飯過日子，想的就是希望趕快結束這場戰爭。

琳珍根本不清楚卓九的情況，更不了解戰事的情況。只有師部的辦事處主任會帶來訊息跟未來

的走向：那天該移動啦！移往何處啦！何處安全、何處危險啦！那兒有米可領啦——等。上面交代什麼，琳珍一夥就做什麼。

一天早上，辦事處主任宣佈：「明天一早六點有專車開來，所有眷屬五點火車站集合！」

「請問到那裡？」有人問。

「柳州。東西盡量少帶！」主任留下話，匆匆而去。

琳珍對任何事都六神無主，不知該如何處理，幾乎所有的事都靠小伙。

還好有洪副官的何興有幫忙，把該帶的物品整理好，剛剛有四扁擔；所謂一扁擔是指用一根扁擔兩頭各掛一件行李，讓人挑著，兩頭的行李要重量相仿，讓挑的人好挑。當然，一些米糧、盆碗、鍋壺等日用物品，就用布包好或放進袋裡，由婦孺攜帶。

離開的那天凌晨四點沒到，步蘭、中郎、璋珍等都穿戴完畢。泰生、岳生還在睡夢中。

洪副官太太母子三、永宏舅媽母子三、副團長

太太母子倆、第一營營長太太等，也都準備妥當。

大夥摸黑到了車站，往前一看，黑鴉鴉一片人頭，沒把琳珍等嚇壞。步蘭一手拉著璋珍，一手提著包包對琳珍說：「妳看，這麼多人，等會怎麼上得了車？」

琳珍望著成千上百的人頭，不知該如何回答。

「等吧！火車到了，擠成肉餅也得擠上去！」洪副官太太說。

大夥找個地方坐下，開始等候。

由清晨等到中午，還不見火車的影子來到。

一直等到黃昏，火車才載著滿坑滿谷的人姍姍來到；不但車廂裡擠得像沙丁魚，連車頂上也坐滿了人。琳珍等好不容易爬到被指定的車頂後，有人宣佈：「大家不要隨意離開，車子隨時就要開動」。

這一宣佈，大家都不敢亂動了。

等車開動最是煩心跟無奈。

璋珍愛哭，步蘭有些不舒服，沒耐心哄她。琳珍不知該如何打發時間，只希望火車趕快開動。幸

而洪副官太太會說《孟麗君脫靴》的故事，大家都聽得忘了時間。

不久，有位長得滿福泰的李太太，找到小伙，希望可以擠上火車。小伙將李太太拉到車頂，讓李太太對琳珍說。

李太太拉著琳珍的手，很誠懇且帶著有點傷感的口氣說：「太太，我們都是逃難的，我帶著兩個孩子，幾件行李要到柳州，太太，現在車票有錢，也買不到啊！妳這兒車頂讓一點位置，可不可以讓我們母子擠一下到柳州——。」

話還等李太太沒完，琳珍答應說：「可以，可以，我叫見明幫妳把行李搬上來！」

見明很快地將李太太的皮箱搬上了車頂。李太太一再道謝。

一直到太陽快下山了，火車才在一聲怒吼後，緩緩開動。

眾人忍不住大喊：「動了！動了！」  
沒多久人聲漸息，苦等了一天，大家都累了。  
在車上熬過第三天的凌晨，這列滿載逃難眷屬

跟老百姓的火車，在晨曦的陽光出露，緩緩駛進柳州。

突然，李太太大叫起來：「我的行李！我的行李！」

琳珍看到李太太連哭帶喊：「我的行李被偷了！」

李太太拿起空空的兩隻大皮箱，淚水流滿臉頰。大家不知該如何處理這件事。

李太太沒法指出何時箱子被打開，更說不出小偷在那裡。只好帶著隨身的一個包包，拉著兩個孩子哭著離開。

琳珍心想，會不會是見明的傑作？

### (三)

柳州終於到了！

這個位於中國西南的都市，此時已是難民的新集中地，到處亂哄哄的。大家因為不知道下一步該如何走？只好先呆在車上，辦事主任打電報給施中誠軍長請求指示，對方只回應四個字：「暫停當

地」。

「暫停當地？」不但辦事主任不知原因，琳珍等更是不懂。

大家只得停在火車上。沒錯，在火車頂上等了一天，直到太陽落山。

月亮都高高掛起來了，辦事主任忍不住再電軍長，對方回答的四個字換成：「往洞口走」。

「不是剛剛來的麼？」洪副官太太問。

「是呀！」副團長太太也附和：「那我們來柳州幹啥？」

辦事主任回答不了問題，只有下令回程。

開了沒多久，火車停在一個小站不動了。

琳珍發現岳生整個臉燒得通紅，急壞了。小伙趕緊抱著岳生跟琳珍下車找醫生。小小的地方只有一間中醫診所，但醫生逃難去了。

回到車上，步蘭突然想起一種退燒的土方子：用蛋青、紅土跟千腳泥和成圓餅，貼在肚臍上，等乾了，就會退燒。

「這好辦，我去找，」小伙答得快，但卻不知

何謂「千腳泥」？

「就是很多人走過的泥巴！」步蘭說。

也不知小伙在那弄來千腳土，反正岳生第二天中午，當泥巴乾了，燒也退了。

「真是菩薩保佑」琳珍平時不燒香拜佛，這次不得不感謝菩薩。

繼續走吧！又來到了白雅寺，感覺氣氛更緊張不安。

好不容易找到一處民房住了三天，命令下來：79軍軍長被炸身亡，局勢紛亂，要大家撤離。此時，有位友軍兵員，很嚴肅而迫切地對琳珍說：「太太，你們得立刻離開這兒，日軍已打到冷水灘，你們至少要走到60里外的地方才能安全。」

大家心裡七上八下，焦慮不安。逃離避難是必然的，但怎麼走呢？

沒有任何交通工具，只有靠兩隻腳。琳珍、琅珍、中郎、洪太等都可以走、步蘭小腳根本走不了幾步、瑋珍、秦生、岳生當然不能走。

洪太一家三口、宏舅媽一家三口、副團長太一家兩口、營長太、連長太、170團副團長太——合起來人有二十多人，行李也二二十件。既無火車也無汽車，全靠兩隻腳能怎多遠？

住在隔壁的孔主任一家，也是老的老、小的小，決定不走。孔太說：「怎麼走？東西那麼多？沒人挑、沒人抬！」

琳珍要走，但是怎麼動？她一點概念都沒有！

小伙子意外發現鄉長家中，整理不少行李，放在大廳裡，但人已逃離到鄉下。他心想這些行李，必定會找人搬走。於是跟副團長的傳令兵許榮發、孫副團長傳令兵老施說定，跟他配合，演一齣「搶伏子」的戲碼。

苦等一天，果然在第二天夜裡，挑伏來要搬運箱子了。

小伙子亮出手槍，對準那些手裡只有扁擔的挑伏喊：「不許動！」

後面的許容發跟老施跟著在後面起鬨，黑暗中挑伏們攪不清情況，個個嚇得直打哆嗦，乖乖成

擒。小伙等將他們一一綁住說：「乖乖地把我們挑行李走，聽話就有好處，要不然就沒命！」挑伏們沒敢吭聲。小伙數數正好十二名，大家的行李問題解決了。

這條路兩面是直峭的岩壁，中間是喘急的溪水，靠山的一側，是僅夠兩人並排而行的水道。挑夫除挑行李外，也挑小孩；一頭坐一個。步蘭則坐臨時紮成的轎子。

好不容易走了二十多里，遇到58師的一個士兵，才知已經到了安全地帶。

這時大家又累又餓，需要休息，正巧有條隻大鵝，搖著肥大的屁股隅隅而來，小伙一個棍子，不巧不歪正打在鵝的頭上。就這樣，琳珍等吃了一餐鵝肉餐，雖然她不是很喜歡鵝肉的味道，但也吃得津津有味。

吃完，大夥就地休息，走過幾位同志，聽到孔主任一家跟未走的眷屬全部被殺的消息。

琳珍倒沒怎麼，步蘭嚇得直打哆嗦。「真是菩薩保佑」這回說的是步蘭。

洞口，這個湘黔公路進入雪峰山脈唯一通道，已來回兩次。大家在這宿了一夜，又走到芝麻橋，再宿一夜，走的還是兩峻峭高山中的小路。終於又回到安江。

安江一如柳州，人潮處處，到處堆滿了逃難的人。打發了幫他們的挑夫，大家湊了點錢，送給每人一塊錢外，另加五斤米。

但是住的問題沒法解決，街上的民房根本找不到空房。

正不知如何是好，小伙在街上遇到一位以前在師部認識的小馬，得知他們明天要離開，住的張保長家的地方，就會空下來。小伙飛快回去，對琳珍報告這個消息。

「那就先搬兩件東西佔著吧！」琳珍回答。

小伙連同許容發，立刻整理好兩件行李，連夜搬到保長家，先佔為強。

這張保長，人很和善，家有恆產。育有一男一女，在洪江唸書。

他很喜歡秦生、岳生兩人，常常抱著直親臉

蛋。

他有一兄長是中學校長，住在隔壁大宅，似乎不太跟保長來往。

張太太每天打扮得乾乾淨淨、利利落落。每天打掃、做飯，不像一般有錢的太太不做家事，但也不會讓自己變得像個操家勞心的黃臉婆。她直誇琳珍漂亮，只是很含蓄的要琳珍打扮一下，一定會更美。

「逃難時間嘛！那有心打扮！」琳珍說。不錯，現在是打戰，但能安靜過日子的時候，梳理利落總可以吧！

大夥就這樣住了下來。男人們在前方打仗，眷屬們在後方無聊而無耐的過日子。

琳珍除了會打打基本型的毛衣外，不會做什麼，她也沒有嗜好，就算有在這逃難的歲月中，又能做什麼？洪副官太太手巧，沒事就給秦生岳生做布鞋。

（第六章未完，下期續）